B
128
L83L53
v. 3

LIBRARY
JUL 0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陸子學譜卷之七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二

袁正獻公燮

行狀　　真文忠公德秀撰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徊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諡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大中大夫裴裴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轂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曾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媪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
過輙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椾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
初入太學睦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
丞覯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
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
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亦推服淳熙辛
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調大體邑正
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
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
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
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名可乎
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

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里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傍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僚吏分任賑恤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

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
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内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
足矣即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内外
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
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
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
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
足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
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
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
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内地盜賊尤不
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沿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

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一以相屬。公周眡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旣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顕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櫱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

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愷切之言崇奬朴直之士
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
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郡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
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
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
宜用孝宗奬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
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
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
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椿
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而糶循環相因市直頓
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

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室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遊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敕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輒寵賜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

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獘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捄獘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爲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擿黠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獘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

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乹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曰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還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
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
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
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
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
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
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
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
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
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
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
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

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閽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强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

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内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真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刑賞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

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寖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内帑之備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絶它費以賑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虚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謟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謟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强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强盛公

遂言今日未遑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羣臣多聞玉音自爲韓侂冑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

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再殘虜敢犯王畧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輙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爲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

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
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
不可與上曰卻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
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
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
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
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
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
望巋然舉世推重者分閫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
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
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
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

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嘆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蓄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負頻年水旱民無餘貲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强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

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若稍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歷曼是娛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凴仗其

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
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
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
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
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
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
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
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
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
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户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
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
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

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葢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爲怯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使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爲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粮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

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忠義之流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强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雝應儀頊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灾其故何歟

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息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頹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鉤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犬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裁民兵防蠻患紓民力倏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

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正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

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
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
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
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
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
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
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
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
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
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
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洪充
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

温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讐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絶好彼自内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思之職所當再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匄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别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寳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學士皆

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
少休者公曰吾以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循寵
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
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
自改秩十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三
百户至九百户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
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
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
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寶慶
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
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

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其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耳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閎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

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厲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遂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隷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紬繹而又求師取

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已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顓柄天地閉塞徊翔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葢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沒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illegible][illegible]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

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櫄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爲歛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極厄備極其至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咈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蓋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其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篇謂法度

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爲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爲奇嶮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无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實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

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温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爲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高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卒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

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官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眂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覿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流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塟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孅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儒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合爲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是懼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按宋史列傳悉本此狀今不復載又按寧波府志藝文志

列公所著有書鈔十卷

真西山作絜齋先生訓語跋云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德秀以年家子初拜侍於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敎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諱其濶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訴戚始出關夜宿南山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出何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流涕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德秀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德秀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傅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爲德秀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於先生沒

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於訓語之末云

四明文獻志載正獻公輪對劄子云臣聞天下無一日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無一日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綱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心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已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

罪去而姦臣根據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向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意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嘆息謂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謚於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寘諸班列固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

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宮幃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
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察
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
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
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
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
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
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正大之治復見
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
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
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
神省察取進止按公此劄專以君心人心爲重正有得于陸

子所主先立乎大之說也。
舒、文靖五子、曰銜、曰鉦、曰銑、曰鍇、曰鏮、銜、沈端憲、堉、銑、楊文
元、堉銑字和仲。王伯厚錄絜齋荅和仲書云、純仲近日不倦
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若高論謂學者功
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書其可廢
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胥從之矣。賢昆仲朝欵夕聚。浸
灌磨礱。有日新之盛。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
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
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
書不敢廢。況他人乎。聞讀不輟。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
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
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謹守先訓。未嘗一

毫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政宜益固所守豈可
輒自菲薄耶然讀書一事決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
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却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
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于學則門户有光矣惠既
韓家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爲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
詩云由來盛事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胆健蓋取東漢書所謂
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於晚哉伯厚
題其後曰右絜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掇其要
切者如右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
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静所言專是尊德性絜齋先生之學
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所以根
本於問學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

不覧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通古今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几銘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梅之饋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或虧于晚學或惓于耄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儆書不云乎汝丕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言時式沉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内以崇德費隐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

虚谷方氏跋絜齋袁公年譜畧

公所學天地之心也自有天地以來聖此心也賢此心也自公之得諸師傳家授以來象山此心也慈湖此心也絜齋此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之心勿忘而又勿助長之心也孩之

知愛親也長之知敬兄也宗廟而欽也墟墓而哀也即此所謂本然之心也或者謂陸氏之學與晦菴先生朱文公異同竊謂文安公之學因已發之心而驗未發之心由其情以知其性孟子所謂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而仁之端倪於此呈露者也見其惻隱之發焉而知其本心之中具有性之仁也四端皆然操不舍存不亡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公之學存養未發之心而省已發之心全其性而節其情子思所謂人已俱不睹不聞之前性之靜也有戒慎焉有恐懼焉而已所獨睹獨聞之際情之動也則慎其獨焉存養以保其中也省察以充其和也貫體用一顯微無二心也此朱氏陸氏之所以異歟而未嘗不同也所以同者何也無不芸苗之弊亦無揠苗之弊朱此心也陸此心也所以異者何也陸

氏專力行之踐履而畧致知之著述朱氏雖多有著述而未嘗敢少於踐履力行致知夾持而進特江湖學者以朱爲漸以陸爲頓樂於頓之易而苦於漸之難著爲一說以漸爲循序平進而願學以頓爲一超直入而不敢學者又爲一說後生小子不知其同而妄議其異也文公葢嘗有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要之升堂之階初異而入室之奥豈終不同哉

按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從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敎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鵞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也朱子徒以其有先發明本心之說其門人傅子淵包顯道等又

有過高之論遂以頓悟之禪學目之不知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即孺子入井發明惻隱之本心謂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論嘑蹴之與寧死不受發明羞惡之本心而爲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不辨禮義而受萬鍾則爲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故在富陽即扇訟之是非以發明楊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其証也豈若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哉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自諉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吾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與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涉目

而道聽途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爲頓悟之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並無此論也方氏此跋頗窺二先生大旨而頓悟之說未能辨別故復爲論之如此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

沈端憲公煥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大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内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裹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絶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賑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

憲煥之友舒璘

按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寧波志沈煥本傳有宋史所未敘及者云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亮與之友者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禀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爲太學錄修敎養法士爭歸之不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賢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

呂成公問辯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慈湖祭沈叔晦文云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叔晦通判國錄嗚乎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所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葢天下共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

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薾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相從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袁正獻公作端獻行狀其略云自君之殁朋友親故哭之皆

慟四方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考其平生大節寧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竦頽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浸浸焉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嘗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焉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經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嘗作詩

嵗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者史籍傳記采諸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是以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沉于下位而聲名流於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　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公璘　兄西美琥　弟元英琪

宋史本傳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

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逵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熈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寧波志舒璘本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元質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力於躬行敎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勸誘啓迪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數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觧學者稱爲廣平先生

書問奠辭附廣平類稿

陸子與舒元賓書云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

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慈湖奠舒元質辭云承議郎楊某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斂衽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爲已勝者裼裘之失言出祖而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皜皜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他人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爲主本者無幾元

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遊之士蒙被元質之啓佑知元質者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爲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衆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其之眞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

袁正獻公祭文靖文云燮與吾兄金蘭之契踰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旦懸系自温還明休息勞勩謂沉痾之既痊每撫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悲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霣涕也嗚呼天乎天禀之粹如彼鳳麟爲時嘉瑞自始奮發蜚聲槐市經術淵源詞采宏麗退

然不矜日益磨厲隆師親友刳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護養良心毋敢失墜乎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閨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胆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譏議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而所深痛者朋友乏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寓哀情於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尚饗 四明文獻志

文靖之教尤行於徽既沒之後徽人祠祀之袁正獻燮爲之記曰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慊質諸鬼

神而不作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元質者眞其人歟元質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不啻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游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燮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微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浸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職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經營薦舉

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轂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麗語爲謝益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既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痛忿疾端吾榘矱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庳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供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

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珪璋璧琮人信其爲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爲嘉祥考其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沒諸子一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於爕曰事關風教幸爲我志之爕不敢辭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廣平類稾中論學語精者今采八條附後

成物之道咸在吾心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話

持敬之說某素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籠

桶如籐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

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自能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爲學儘好萬一饑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饑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殞獲失措寡廉鮮耻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褁作人自巳良心元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固有他適則向之所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則隨物變遷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巳甚欲其日新難矣

黃氏宗羲曰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監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

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可知大概矣。

舒西美名琥元質之兄學於先生自疑所學艱難支離先生有書與之。併以戒元英焉。

先生與舒西美書云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

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而已矣。

元英名琪。元質之弟。亦師事先生。嘗有書訓之。今集中不載。

惟附見舒西美書中。

慈湖祭舒元英文云、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川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傳聞多失實。尚須審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亹亹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

不可望哭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寧波正學祠明浙江督學薛公應旂之所作也自爲記云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詞章之間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于是正學失傳而紛紜之論亦莫知所適從矣宋百有餘年諸儒繼出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賢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遡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于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楊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矣今以一明州

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矣嘉靖辛亥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卽郡城鎭明菴廢址建堂立主題四公之諡妥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余故樂爲之記

奉化廣平書院在縣東十里廣平鄉舒文靖先生家塾也元改爲書院王公應麟記其畧曰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于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于呂朱心融神

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尙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沂泗位不配德而敎行於鄉聲聞于天下淳祐中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惟昔先生嘗題扁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詠於斯聚辨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適追先志奐飾堂宇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講說絃誦藹如盍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遜將自一家始後之人其懋哉

陸子學譜卷之八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嶼校

弟子三

徐文忠公誼

宋史本傳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上遷攺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於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罷閩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眞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視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寄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

情益恨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詆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賢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惧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謚文忠

按宋史徐文忠公傳悉本於葉水心所爲墓誌其棄而未收者尚十之五今附錄其論公所學者云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朝徹近取日

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水心未嘗師陸子其言亦不能得陸子所以爲學之功與所以教人之法然其語意則固識切紫陽而推崇青田矣

事蹟書問

先生年譜乾道八年壬辰春記徐誼子宜侍學又云子宜侍先生每有省益是時誼與先生並以得解赴南宮試同在行都也省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蓋從學在省試之先故試後論試卷如此慶元僞學之禁除爲首四人外朱子居第一徐文忠公第二其端始於寧宗慶元三年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
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
傅良、薛叔似、章頴、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
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
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
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垕、王
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
朝、張衜、杜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五人。
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舉徐子宜語云。與晦菴月餘說話都不
討落著。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著。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
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

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灑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根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己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

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先生與子宜第二書云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强人意劉文潛在漕江西先前絶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

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遺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户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頞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説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

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拺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絶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葢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

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丘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令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令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歛袵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慈湖莫子宜辭云别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

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其尚欲與子共講仁守之方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蔡文懿公幼學

宋史本傳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

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捄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衞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

所删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觧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哀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還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

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説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塩酒榷税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羅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

職猶通籍禁闥者紉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乆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紉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温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𢍰除知臨安府𢍰辭故事當有不允詔紉學言師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寛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户産高下均責者曰産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乆之遂爲定賦紉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資紉學曰罔民而可語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枰提無術力求罷去遂陞寳謨

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辯論義理縱橫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遺事

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試南宮奏名諸賢從遊聽其言者興起永嘉蔡幼學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先生問其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此師事先生之實錄而傳止云師陳傅良者葢學文於陳而學道於先生也

按宋史本傳不載蔡幼學謚惟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跋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云右兵部尚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希弁南宋人既知其謚必不謬也又云其書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欽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子朝請大夫直秘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篙敘而

刻之。

羅文恭公點

宋史本傳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

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黜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黜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黜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黜易金帶黜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黜不當稱寶位黜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黜卿舊爲宮寮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黜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黙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間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恊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觧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黙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黙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

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黯言邇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黯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黯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黯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黯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

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黙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黙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黙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黙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黙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黙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黙入黙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黙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也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辯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茍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書問

先生與春伯書云適聞晉貳奉常鄉於柄用深爲吾道慶大畫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

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爲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歎其陋。羣兒聚戲。雜以猥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按先生與劉志甫書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即此書也、

光宗紹熙元年先生又與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户可聞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啓劄今皆未辦

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賓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戴文端公溪

宋史本傳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别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陞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生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上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以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寄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一按戴文端史稱字肖望先生集中俱作少望

書問

先生與戴少望書云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

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娶女宿留龍窩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咏嘆者固皆吾分内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作明作滅作流作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按先生與徐文忠公誼書云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即謂此書也

李叅政性傳

宋史本傳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過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陞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

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羣臣沮格未克
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
有先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
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
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
言罷召爲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
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
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
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書問

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

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閒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齒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又嘗與書論學云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尚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寖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已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戊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

呂寺丞祖儉

宋史本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朞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者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

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

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葢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瞽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揺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寛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

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益怨重曷若少徙内地侂冑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書問雜文

先生答呂子約書云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

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曰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按子約師事其兄未嘗他有所師而于先生及朱子皆嘗問學若先生此書訓示切直固以弟子畜之矣考亭淵源錄列之弟子其實子約亦未嘗師考亭而子約問學于先生爲尤宜考陳止齋集中有答丁子齊書云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

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止齋言如此葢子約學於其兄則尊史記而務事功問於朱子則求經義而尋章句皆子約所樂習而易于見長惟先生此書指爲志陷學蔽而教以近實葢先生所謂刀鋸鼎鑊功夫宜其未能即契然子約見先生後立朝剛正卒以建言受謫非有得於實學者不能楊慈湖嘗作奠呂子約辭稱其學雖畧異大致則同其辭云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 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 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

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予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予約敬予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哀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篷不復多述惟哭其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觀此可知其所得矣

邵機宜叔誼

邵叔誼名未詳浙江人官階所至無可考王謙仲閫帥江西時叔誼在其幕中主管機宜文字先生與謙仲在勅局時爲同官故相往來叔誼因從先生問學嘗述先生語頗失本旨先生答云此非某之言乃邵機宜之言云云誨語懇切叔誼亦嘗問學於朱子故先生與叔誼第二書末及之朱子集中

作邵叔義。
先生與邵叔誼第一書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辯也豈唯辯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寛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

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踈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辯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閒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子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

先生與邵叔誼第二書云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强盜爲强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爲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之歎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

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已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已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其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

窘東或恐可療也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楊漕使楫

楊楫字通老福建長溪人初學於朱子復問學於先生其歸也先生爲序以送之云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按考亭淵源錄云楫登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狥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奬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

集行於世人稱爲悅堂先生。

陳蕃叟武

於越國志

陳武字蕃叟君舉之從弟也。從君舉入太學。與蔡幼學齊名。東萊以告芮祭酒曰此皆永嘉新進不可不收拾者也。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春秋一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以語蕃叟皆徑用之遂中同榜然君舉好坡公文而蕃叟弗善也。其文自成一體。蕃叟後亦入黨籍。

按宋史僞學之禁爲首者趙留周王四人外。自朱熹徐誼而下至呂祖泰共五十五人陳武列在三十二。居袁燮之次。而宋史無傳浙志云云。不足傳信試前授題特吳越人近年陋習宋時安得有此蕃叟之文與蔡文懿齊名方且

上薄坡公豈不能自取科第東萊暗中摸索能識陸子豈不能識君舉兄弟何必先授題爲物色地且乾道八年尤文簡知貢舉東萊特同考官安能預定題目而出之哉又按君舉於陸子在師友之間觀陸子與君舉書及君舉贈黄元吉詩可見若蕃叟則請業請益而自儕於弟子之列者也陸子與予宜書云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又云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蓋切磋之者深矣

陸子學譜卷之九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上俊校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宋史本傳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爲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東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

紳笏儼然斂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寖廣粮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及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

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按林公庭榻江西通志伯正名泌豈其舊名而後以字行耶又稱為嘉泰進士今史稱開禧進士科分亦殊而陸子集中與徐子宜書亦稱其字為伯正云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云云林志敘伯正官階甚畧止云歷官郡縣臺省部院然與史傳所稱頗合其並稱為餘干人則無異也林志又稱其以母老乞養常為母祈壽甘露三降庭梅云

項龍圖安世

宋史本傳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

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户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内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

靈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
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
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
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
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
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
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
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
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
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
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
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

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鮮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書問

先生答項平甫書云、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眞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明辯其未知處耳。

按孝宗淳熙九年。先生任國子正。平甫奉親之官越中。多見先生高弟。又嘗受傳于淵騫。遂以書來問學。自謂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明年復以書來。謂欲望尊

慈特賜指教詳見先生年譜然譜謂答書不傳集中此書不知是何時所答平甫信服先生諭於朱子嘗致書朱子推尊先生朱子答之有云所語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是以其言爲是也又云子靜專於尊德性而已於道問學過多詳見年譜然平甫始終信服先生之敎朱子病篤時答平甫書有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甫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之語蓋平甫雖兼師朱陸尤信陸學故朱子云云也

傅通守夢泉 傳聖謨仲昭齊賢克明附

祠堂記畧 包文肅公恢撰

先君子受學於陸象山先生邑中同志者時則有若傅公子淵聖謨仲昭齊賢克明諸前輩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子

淵指蓋公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晦菴咸以爲老友公嘗語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暢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其生平類如此宰寧都素憚難治公至一化以道不踰年而丕變潭帥周文忠公稱其政有光前耀後之休雖西漢循吏未足比云遷清江通守紀綱方振遽卒於官後四十七年其從子臨川縣尉涌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復建祠於族之玉虛觀側俾子弟以時祀焉公名夢泉號若水子淵其字也登紹熙二年進士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滸學者稱曾潭先生

按子淵卒於官部使者請于朝祀于鄉賢祠又建專祠真文忠跋其行狀謂縣大夫繪像祀于學宮身後之榮如此

而陳建作學蔀通辨誣爲失心以死。世有失心以死者身後能如是乎。則陳建之自失其心焉耳

事蹟書問行狀跋

傅子雲録先生語云、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曰、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潤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淡。甚佳。潤節而疏目。子淵好勮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嚴松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艮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菴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

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卷嘆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先生答傅子淵書云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辯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

至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又書云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又有書云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

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寃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又有書云比來屋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説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先生與劉漕使書云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

也。

真文忠公德秀作建昌三傳行狀跋云士有爵位窮於朝而名不見齒於其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葢竪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殁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按西山所謂仕幾達而不年者子淵也葢子淵令寧都循卓之聲聞於當軸甫遷別駕而遽卒也

傅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先生答傅聖謨書云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絶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餬其口也夫子絶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若此貧孰與

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又書云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嘗省縁聖謨識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蔽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顔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又書云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縁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

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荊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禀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寘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秖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繫辭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引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

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辯亦自不害其為同苐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卻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

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辯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傅仲昭嘗見廖懋卿坐間假寐因言其必未能自拔先生聞之因與廖幼卿書云此不爲深害朋友間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蓋仲昭克治之嚴與先生誘教之善可以互參矣詳見先生與幼卿書

先生與傅齊賢書云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為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先生與傅克明書云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僻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讐寇則此

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包少師揚 兄約 弟遜

事蹟書問

包揚字顯道以克名堂人稱克堂先生建昌南城縣人以子恢貴贈太子少師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兄弟皆嘗學於先生既而從朱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爲文說一卷其論學則篤信先生之言錄先生語爲一卷嘗謂人不務躬行踐履而專於講說誦習者必至充塞仁義朱文公深疾其說嘗謂顯道輩便是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爲調護朱文公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文公嘗謂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蓋詳道顯道皆先事陸子後乃兼問學于朱子故朱子云爾然包氏弟兄固終身篤信先生之說非失之也顯道記先生語云予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又云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得些子

先生與包詳道書云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途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淫邪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

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思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其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辯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旋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

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獻飲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憒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邱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

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淸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淸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淸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騖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

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荊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又答詳道書云承諭爲學日益良慰所望鄉來淸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塲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寔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又書云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奸或詘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可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

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又答書云為學日進尤以為喜詳道天資淳真但不為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强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又答書云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當皆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何如
又與書云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

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閒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又與書云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

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恥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先生與包顯道書云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豊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其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

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晦菴之所報殆不安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更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先生與包敏道書云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説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其第二書云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敘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伎倆

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棊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棊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又答敏道書云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遷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又答書云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攜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此山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

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固然之理也

又答書云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氣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又與書云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蠶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

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敏道祭先生文畧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尹之任幾聖之時蓋其推崇如此

顯道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真西山集中有跋包敏道講義一首云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

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於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旣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淸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於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兒等將以君講義刻於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